YINGXIANGHAIZIMENYISHENGDEJINGDIAN

SUOLUOMENWANGDEBAOZANG

所罗门王的宝藏

[英] 赖德·哈格德／著　韩慧强／译

{ 插图本 }

影响孩子们一生的经典

人民文学出版社

YINGXIANGHAIZIMENYISHENGDEJINGDIAN

SUOLUOMENWANGDEBAOZANG

所罗门王的宝藏

[英] 赖德·哈格德／著　韩慧强／译

插图本

H.Rider Haggard
King Solomon's Mines

First Published as a World's Classics Paperback 198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罗门王的宝藏/(英)哈格德(Haggard,R.)著;韩慧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影响孩子们一生的经典:插图本)
ISBN 978-7-02-008044-1

Ⅰ.所… Ⅱ.①哈…②韩… Ⅲ.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Ⅳ.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1793号

责任编辑:王瑞琴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李 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92千字 开本710×1000 毫米1/16 印张14.75 插页6
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978-7-02-008044-1 定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2006年，本社曾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之精华，以“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之名分两辑推出凡80种，受到广泛好评。应广大读者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新编推出了这套名为“影响孩子们一生的经典”的插图本50种。所谓“经典”是指她的历久弥坚，经受了时间流逝、空间变迁的考验；所谓“影响孩子们一生”是说这些作品中所传递出的丰富知识以及爱、善、真、和、美……等作为健康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和优秀品德。如此精美的精神大餐并配之以形象逼真、动感传神的彩色及黑白插图，足以伴随孩子们度过一段韵味无穷的美好时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0年6月

题　　献

本书的叙述者艾伦·夸特曼，谨以信实、质朴的语言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敬献给所有阅读这本书的大大小小的男孩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 1 章　邂逅亨利·柯蒂斯……1
第 2 章　所罗门王宝藏的传说……12
第 3 章　安波帕毛遂自荐……22
第 4 章　猎象……33
第 5 章　向沙漠中挺进……43
第 6 章　水！水！……57
第 7 章　所罗门大道……68
第 8 章　走进库库安纳王国……85
第 9 章　特瓦拉国王……93
第10章　女巫大搜捕……107
第11章　我们给了一个信号……122
第12章　战斗之前……135
第13章　进攻……145
第14章　最后一战……154
第15章　古德患病……170
第16章　死亡之地……180
第17章　所罗门的宝库……191
第18章　放弃希望……202
第19章　告别伊格诺西……213
第20章　重逢……222

第1章　邂逅亨利·柯蒂斯

说来这事挺新鲜，活到如今这把年纪——上一次过生日，我已经满五十五岁——我居然拿起笔，要给自己写一部传记。唉，倘若我这一次历险能够坚持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会写出怎样惊心动魄的篇章！

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我很早就走上了社会，因而我的人生道路也就显得格外漫长：当别的孩子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前往旧殖民地[①]，以商人的身份给自己挣饭吃了。自从那以后，我做过商人，当过猎人，打过仗，还下过矿井。然而，只是到了八个月之前，我才开始发财。到如今，我发了一大笔财——这笔财富大得我自己都数不清——不过，假如为得到这笔财富，让我将这十五六个月的种种艰难困苦重新经历一遍，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即使我知道最终肯定会平安无事，那我也不干。给多少钱都不干！

说到底，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不喜欢暴力，对冒险之类的事情烦透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可不是我熟悉的行当。我不是耍笔杆子的，尽管我喜欢读《圣经·旧约》，还喜欢看《英戈尔兹比叙事诗集》[②]。我

① 旧殖民地，指现在南非的开普省。

② 《英戈尔兹比叙事诗集》，英国一部以轻松、幽默语体写成的故事和叙事诗集。

想跟你们说说我写这本书的理由,假如我真有什么理由可说的话。

首先,亨利·柯蒂斯爵士和约翰·古德上校让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其次,眼下,我拖着一条伤残的左腿,终日躺在德班[①],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自从碰上那头该死的狮子,我这条左腿十有八九就算废了,如今情况更糟糕,我一生里还从没像现在这么瘸过。狮子的牙齿上肯定有毒,要不,伤口愈合后——请注意,一般是在你受伤一年以后的同一时间——怎么还会裂开呢?一个人像我这样能在一生里打倒六十五头狮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第六十六头狮子就像啃嚼烟叶似的从我的左腿上扯去了一块肉。这下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我不得不把其他所有的想法通通扔掉。顺便说一句,我一直是个很有条理的人,这可不合我的脾气。

还有第三个理由,我的儿子哈里眼下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学医,我想写出点儿有趣的东西,能让他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不至由于烦闷而去搞什么恶作剧。有时候,医院里的工作很无聊,即使是解剖尸体也会有干烦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我的这本传记总不至于像解剖台上的尸体那样死气沉沉吧?哈里拿起这本书读一读,书中的这些故事总能给他的生活增添一点儿生气。

第四个理由嘛,也是最后一个理由,就是我想向世人讲述一个我所知道的最离奇的故事。这事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尤其整篇故事里你看不到一个女人——除了弗拉塔。噢,打住吧!还有一位加加乌拉呢,如果她也算作一位女人,而不是妖精的话。然而,她如今至少有一百岁了,不可能结婚了,因而,我也就把她刨除在外了。无论如何我可以向你担保,在这篇故事里你看不到一点儿脂粉气。

好吧,我最好还是把这份苦差事承担起来。如果拿拉车来作比喻的话,我觉得眼下两只车轮已深深陷进泥里去了,甚至已经陷到车轴了。然而,就像布尔人[②]所说的:"苏特叶斯,苏特叶斯。"[③](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这几个词是怎么拼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调要柔和。只要是拉车的牛足够强健,

① 德班,南非城市。

② 布尔人,生活在南非的荷兰人的后裔。

③ 南非布尔人语,即"慢慢来,慢慢来。"

就一定能冲破重重困难，坚持到底——如果这些牛还不至过于精疲力竭的话。谁也没法赶着已经累垮的牛再往前走了。好，我们开始吧。

我叫艾伦·夸特曼。我敢说，我算得上纳塔尔省德班的一名响当当的绅士——当我在地方法官面前陈述可怜的希瓦和文特沃格尔的死因时，我就是这么开场的。当然，这不大像是一本书的开场。另外，我能算一名绅士吗？什么是绅士？我实在说不清楚。我不得不跟那些“黑鬼”打交道——不，我得把“黑鬼”这个词划去，我不喜欢这个叫法。我认识一些当地土著人里的绅士。所以，哈里，我的孩子，在你开始阅读这本书之前，我要说，我认识许多卑鄙无耻的白人，他们手上有的是钱，有的还是刚从国内来到这里的，可他们不能算绅士。

嗯，不管怎么说，我天生就是一位绅士，尽管我这辈子除了做一名可怜的旅行商人和猎手之外一无所有。我如今是不是还算得上一名绅士，我就不知道了，你只好自己来判断。苍天在上，我一直在努力去做。我一生里杀过许多人，然而，我从不会轻易这么做，我的双手也从没沾上过任何一位无辜者的鲜血；我这么做仅仅是出于自卫。万能之主赐给了我们生命，我猜想，他肯定希望我们有勇气去捍卫它。至少，我一直是照这个信条去做的；在我的余生里，我希望人家不至在这些事情上跟我翻旧账。唉，说到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残忍与罪恶，而我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却偏偏被卷进了这么多起凶杀事件里。我实在搞不清这些事情的对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从没做过贼，尽管有一次我曾经从一个卡菲尔人[①]手上骗走了一群牛。不过，他后来确实狠狠地报复了我一下；另外，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就算倒霉了。

嗯，大约在十八个月前，我第一次遇见亨利·柯蒂斯爵士和古德上校，也就是在这一次外出的旅途上。我原本是去巴芒瓦图一带去猎象的，可是我的运气真是糟透了。这一次狩猎可以说事事都不顺，结果，我最终患上了严重的热病。等病情稍稍有所好转，我立刻动身前往戴蒙德菲尔兹，将手里的

① 卡菲尔人，南非说班图语的部落，一般泛指黑人。

象牙连同大车和拉车的牛一起卖掉，遣散猎人们，然后乘邮车来到了开普[1]。在开普敦[2]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发现旅店的老板是在向我敲竹杠，而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值得一看，包括这里的植物园，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似乎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益处；然而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国会，我什么都不能指望。

我决定去搭乘返回纳塔尔的邓凯尔德号，躺在船上等定期从英国开来的爱丁堡城堡号的到来。我拿到铺位号，就上了船。这天下午，爱丁堡城堡号到了，前往纳塔尔的旅客下了船，陆续登上邓凯尔德号，于是，我们的轮船离开码头，驶向广阔的海域。

在这些从英国来的乘客中，有两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位是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这是我见到过的手臂最长、胸部最宽的一个人。他的头发是黄色的，蓄着一部黄色的大胡子，五官轮廓分明，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得很深。我从没见过长得这么英俊的男人，他的相貌不禁让我想起古代丹麦人。这倒不是说我对古代丹麦人十分熟悉，尽管我确曾认识一个现代丹麦人，他从我手里骗走了十个英镑；不过，我曾经见到过一幅表现那些绅士们的绘画，我认为他们是白色的祖鲁人[3]。画上的人物正在用大牛角杯喝着酒，长长的头发一直披到后背。我就想，如果站在升降梯旁的这位朋友的头发再长一些，给他一柄大战斧和一只牛角杯，再让他那宽宽的肩膀上穿上一件带链环的衬衣，他就满可以给那幅画的画家当模特了。顺便说一句，这事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血统居然能从长相上看出来，因为我后来发现，亨利·柯蒂斯爵士——这是那位高大英俊的男子汉的名字——确实具有丹麦人的血统[4]。他的相貌不禁强烈地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人，然而当时，我记不起这个人到底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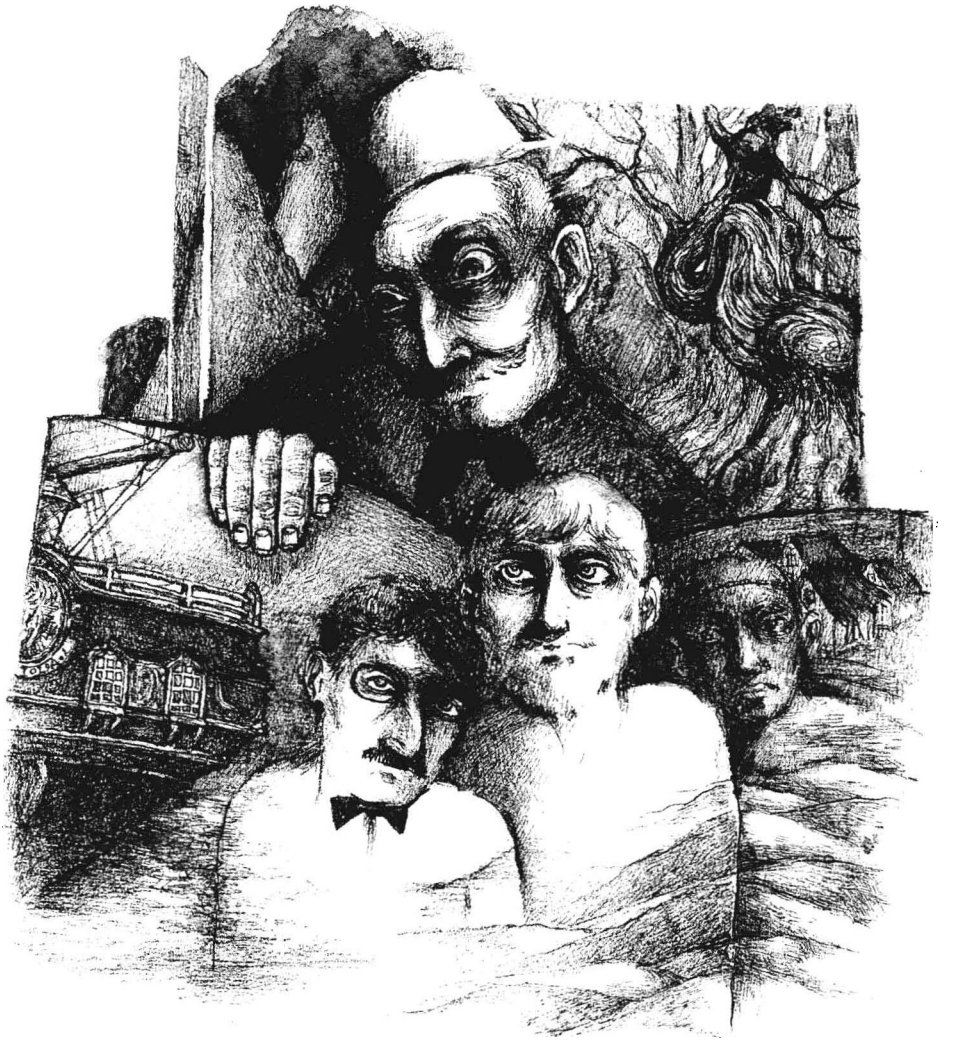
另一个站着正在跟亨利先生说话的是个矮个子的健壮、黑黑的男子，相貌特征与前者迥然不同。我立刻猜想他是一名海军军官。我不知道这是为

① 开普，指南非的南部地区，英国人于1806年在这里建立起殖民地。

② 开普敦，开普省首府，南非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立法机关所在地。

③ 祖鲁人，生活在非洲东南部的班图人的一支。

④ 夸特曼先生有关古代丹麦人的观念十分混乱。根据我们通常的理解，古代丹麦人的头发是黑色的。或许他脑子里想到的是撒克逊人。——原注



在这些从英国来的乘客中，有两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什么,但我确实很难猜错。我一生里曾有几次陪着海军军官去打猎,尽管这些人喜欢说脏话,不过,他们的确全都是我遇见过的最优秀、最勇敢和最漂亮的男子汉。

我曾经专门请教过一两名旅店的招待,我问他们什么是绅士。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一般来说,一名皇家海军军官就是绅士,尽管这些人里也不是没有一个半个败类。我想,这大约是由于长年航行在宽阔的海洋上,他们呼吸到的海风净化了他们的心灵,拂去他们性格中的那些不洁的东西,逐渐将他们锻造成男子汉该有的样子。噢,话又扯远了,这一次又猜对了。我后来发现,他确实是一名海军军官,一位三十一岁的海军上校,已经在皇家海军服役了十七年,由于对一位上校失敬,晋升无望,如今已经从女王的麾下退役了。而晋升正是人们到女王的军中服役所期望的:他们在刚刚懂事的年纪就离开家门,在冷酷的社会上闯荡,为的就是要博得荣耀和名利。嗯,我猜想他们或许对这些并不在乎,可是,我作为一名猎手,我确实要给自己挣到面包才成。小钱也许让你瞧不上眼,然而,大钱并不是总能赚到手的。

他叫古德——我是通过旅客名录查到的——约翰·古德上校。他是个宽肩膀的中等身材的男人,皮肤黝黑,体格健壮,一眼看上去就禁不住会引起你的好奇心。他的穿着是那样整洁,胡须剃得那样干净,右眼上总戴着一只单片眼镜。这片眼镜仿佛是长在眼眶上的,因为你根本瞧不见金属丝一类的东西,除了擦拭,他也从来不摘下来。起初我还想,也许他睡觉都戴着眼镜,后来发现这是个误解。每天上床之前,他就把它摘下来,跟他的假牙一起放进裤袋里——他有两副做工精美的假牙,而我自己的却没这么好。我差点因此触犯了十诫[①],好在我自己事先就有所警觉。

轮船驶到海面上不久,天就黑下来了。紧接着,天气也开始变得恶劣起来。一股强风从陆地的方向吹来,不久,渐渐浓重起来的雾气很快就将甲板

① 十诫,这里指的是《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17节的一段文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原注

上的旅客赶到船舱里去了。我们乘坐的邓凯尔德号是一艘方头平底的大船，吃水又浅，因而在航行中颠簸得厉害，甚至好像马上就要被风浪掀翻了，然而实际上并不会真的翻船。此时，在甲板上来回走动已经不可能了，因而，为了使身子感到暖和一些，我就站在靠近马达的地方，望着对面的一只指示摆给自己解闷：每当船体在风浪中左右摆动时，这只摆也会随之摆动，指出船体每一次倾斜的角度。

“这只摆所指的角度有误。摆锤的长度调得不对。”突然，有个声音从背后传过来，话语中还带着不耐烦的腔调。我转过身去，看到说话的就是旅客上船时我注意到的那位海军军官。

“确实有问题。然而，您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我问。

“怎么想到的？根本用不着想。喏，您瞧，”说话间，轮船刚刚侧倾了一下，“要是轮船确实倾斜到这玩意儿所指的角度的话，早就翻了。就是这么回事。就像商船的那些船长一样，他们干事全都粗心得要命。”

就在这时，开饭的铃声响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聆听一位海军军官在这方面的高见，简直是受罪。当然，还有比这更受罪的事呢，那就是聆听一位商船的船长坦诚地谈出他们对海军军官的意见。

古德上校和我一同朝餐厅走去。到了餐厅里，我们发现亨利·柯蒂斯爵士已经坐在座位上了。他们两个坐在一起，我坐在他们的对面。我和古德上校很快就聊起打猎以及打猎以外的话题；古德上校提了很多问题，我力所能及地一一给予了回答。不久，古德上校就把话题转到了猎象方面来。

“啊，先生，”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另一个人插话说，“说到猎象，您算找对人了，夸特曼是这一带有名的好猎手。您尽可以问他好了，他在这方面一点儿不比任何一个猎手差。”

听他这样说，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我和古德上校聊天的亨利爵士吃了一惊。

“请问，先生，”他把身子往前倾了倾，用一种深沉而又浑厚的声调开腔了，这种声调从他那宽阔的肺叶中吐出来，在我听来的确十分悦耳。“请问，先生，您的名字是叫艾伦·夸特曼吗？”

我说:“是的。”

大个子男人没再说什么,不过,我听见他的大胡子里吐出这么几个字:“真是幸运。”

晚餐很快结束了,离开餐厅时,亨利爵士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到他的船舱里去吸一袋烟。我接受了邀请。于是,他将我领进邓凯尔德号的甲板客舱。这的确是一间相当漂亮的客舱。这原本是两间客舱,加尼特爵士[①]或其他某个大人物曾乘坐邓凯尔德号在沿海一带巡视,卸去中间的隔板,以后就再也没有装上去。客舱里有一只沙发,沙发前还有一只小桌。亨利爵士叫船上的侍者送来一瓶威士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下来,点燃了烟斗。

“夸特曼先生,”当侍者送来威士忌,点亮灯之后,亨利·柯蒂斯爵士开口说话了,“前年的这个时候,我想,您是在德兰士瓦省以北的一个叫做巴芒瓦图的地方吧。”

“是在那儿。”我回答说。就我所知,我的行踪在这一带并未引起如此普遍的关注,而这位绅士居然对此了如指掌,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愕。

“你是在那儿做生意,对吧?”古德上校插进来,用他那急促的语气说。

“是啊。我运了一车货物到巴芒瓦图,就在定居点外支起帐篷住了下来,直到出售完这批货物为止。”

亨利爵士坐在我对面的一张马德拉座椅上,两条胳膊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这时,他抬起头,用他的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凝视着我。我暗暗想,他的目光里有着某种奇异的焦灼。

“您是否碰到了一个名叫内维尔的人?”

“噢,是的。他就在我旁边卸了大车,住下来。为了叫他的牛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他在这儿足足住了两个星期,然后就赶着车到内地去了。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位律师的来信,问我是否知道内维尔先生的下落。当时,我就自己所知道的情况给予了答复。”

---

① 加尼特爵士,加尼特·沃尔斯利(1833—1913),英国军队的一位著名的司令官,曾在纳塔尔做代理省长。1875年,本书的作者哈格德抵达德班不久,加尼特爵士即接见了他。——原注

“是的。”亨利爵士说，“律师把您的信交到了我手里。您在信中说，有个叫内维尔的绅士于五月初坐着大车离开巴芒瓦图，与他在一起的有一位马夫、一个赶牛的小伙子，还有一个是名叫吉姆的卡菲尔猎手。这位绅士声称，如果可能的话，他将一直走到伊尼亚蒂，即马塔贝莱地区最远的一个贸易点，他要在那儿把马车卖掉，继续徒步前行。您还说，他确实卖掉了他的马车，因为六个月之后，您看到这辆马车已经转到了一位葡萄牙商人手上。这位葡萄牙商人说，他是在伊尼亚蒂从一位白人手里买到这辆车的；至于那个人的名字，他已经记不起来了。他还说，这个白人带着一名当地的仆人继续往内地走去，他猜想，他们是到内地打猎去了。”

“是的。”

然后，是一阵沉默。

“夸特曼先生，”突然，亨利爵士说，“我猜想，您是不是知道或者猜想到我的——我是说，您是否猜想到了内维尔先生去北方旅行的意图或此次旅行的目的地？”

“我听到了一些说法。”我回答说，然后就停住了。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下去。

亨利爵士和古德上校对视了一下。古德上校轻轻点了点头。

“夸特曼先生，”亨利爵士说，“我想谈一段有关我自己的经历，打算听听您的意见，也许还需要您的帮助。那位把您的信寄给我的代理人对我说，这封信完全靠得住，因为您在纳塔尔是那么受人尊重，尤其以您的审慎闻名遐迩。”

我向亨利爵士鞠了一躬。为了掩盖内心的慌乱，我喝了一点儿加水的威士忌，因为我是个十分谦虚的人。亨利爵士继续说：

“内维尔先生是我兄弟。”

“哦，”我不禁惊讶地说。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知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想起的是谁了。内维尔先生的个头比亨利爵士小多了，而且下巴上生着的是黑胡子。可是，他的一双眼睛也是这种灰色的，而且目光中也带有这样一种专注而犀利的神情；此外，兄弟俩在五官上也不无相似之处。

“他是我唯一的弟弟。”亨利爵士继续说，“直到五年以前，我一直都认为，我们兄弟俩决不会分离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然而这个时候，就像其他家庭里通常会有的情况一样，一场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兄弟俩大吵了一场。当时正在气头上，我的表现对弟弟来说很不公平。”这时，古德上校使劲点了点头。恰好轮船猛地颠簸了一下，挂在对面（即右舷）舱壁上的一面镜子几乎晃到了我们的头顶上，当时我将两手插在裤兜里坐在那儿，抬头一瞧，刚好瞧见他那颇有些夸张的动作。

“我想你一定知道，”亨利爵士继续说，“如果一个人在没立遗嘱的情况下死去，而他除了土地——这在英国被称作‘不动产’——又没有其他遗产的话，所有的土地一律由长子继承。正在我们兄弟俩吵架的当儿，父亲就在没立遗嘱的情况下死去了。他迟迟不肯立遗嘱，可是，到了最后就再也来不及了。

“结果，弟弟从父亲手上连一个便士的财产也没继承到，而他又一直没学到一技之长。当然，我有义务向他提供一切生活所需；然而，当时我们俩吵得那么厉害，我拒绝这样做——这的确是我的羞耻。”说到这儿，他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当然，这倒不是说我舍不得给他，我是等着他自己提出来。然而，他并没这么做。很抱歉，夸特曼先生，我竟跟您说起这些家庭琐事；可是，我必须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哦，对吧，古德？”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上校连连点头说，“我敢肯定，夸特曼先生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当然啦。”我说。我很为自己的审慎感到骄傲。

“那就好。”亨利爵士继续说下去，“当时，我弟弟手上有几百英镑。他没跟我打招呼，就把这笔微不足道的积蓄取出来，起了内维尔这个名字，乘船来到南非，指望在这里发一笔横财。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弟弟的任何消息，尽管我曾写过几封信。毫无疑问，这些信并没送到他手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担心起他来。我发现，夸特曼先生，血浓于水啊。这话一点儿不假。”

“的确是这样。”我说。我想到的是我的孩子哈里。

“我感到，夸特曼先生，为了打听到弟弟乔治的消息，我甚至愿意拿出一半的财产来。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希望知道他如今是否过得平安、幸福；我真想再见到他一面啊！”

“可是，你再也没见到过他，柯蒂斯。”古德上校一边急促地说，一边朝这个大个子的脸上瞟了一眼。

“是啊，夸特曼先生，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我变得越来越焦急了：我想知道弟弟如今是不是还活着，我是不是还能把他活着找回来。我开始出发去寻找他，你的来信就是我找他的线索之一。你的来信的确让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封信表明：直到您写这封信前不久，乔治还活着。然而，这以后的情况就说不清了。

“所以，夸特曼先生，我们长话短说，我下决心亲自来这里寻找他。古德上校出于善意，也陪我一同到了这里。”

“是的。”古德上校说，“你知道，我也没其他事情可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老天在上，靠着海军部的那一点儿薪水过日子，几乎饿得半死。现在，先生，或许您能告诉我们您知道或者听到过这位叫做内维尔的绅士的下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